

# 元宵節遊劉氏宗祠後記

劉鴻輝

今年我過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元宵節——我到了我們劉氏宗祠去「祭祖」。這是我首次在這樣的時間，在這樣的場合，幹著這樣的事情。

天性有著「慎宗追遠」觀念的中國人，自出娘胎就有對祖先虔敬的意識。還記得小時不知從何而來的奇想，我竟問爸爸：「我們的鄉下在哪裏？」他顯得面有難色地回答說：「我只知我們是沙頭角原居民，祖先在港已定居多時，但詳情卻不太清楚。」此後，我再沒有深究此問題，反正知道與否對實際生活也影響不大，遂就此不了了之。可是，數年前，在一些場合上，從一班久未聯絡或素未謀面的同鄉親戚口中得知我們一族尚有宗祠一所在沙頭角，但已殘破非常。於是在幾個年老的同族長輩的穿針引線下，重修了祠堂。今年元宵節我就有機會到宗祠來向祖先焚香叩首。

劉氏宗祠在於沙頭角禁區內一條叫蓮麻坑村的鄉村中。該村鄰靠分隔港，深的鐵絲網，雖看似偏僻，但在上水火車站乘小巴，不用半小時便可到達。

蓮麻坑村以宗姓為主，因劉、宗兩家先世淵源深厚，故我們祖先將祠堂建於此地。但時至今日，差不多所有劉氏族人都已遷往市區。

該村住了十多戶，村內村屋不是「金字頂」，就是三層高的平房。平日只有老人家或小孩在村中走動，年輕人都出外工作，甚至搬到市區裡去，只有過時過節才會有點生氣。至於像今年元宵節般有數十人進村的熱鬧情況，則要到喜慶日子才能見到。

劉氏宗祠座落於村屋之中，三面靠著平房，難得門前卻甚為廣闊，先是一塊見方的空

地，繼而是一個頗大的池塘，接著又是一片青蔥的草地，最後視線就落在連綿的山勢之上。這道天然的屏風如同一隻有力的臂彎，牢牢地抱著了宗祠，免它在風雨中招搖。所以站在門前的空地上，絕對沒有冬日寒風四刮的感覺，有的只是和風吹衣。

祠堂採用傳統「二進式」建築，內裡雖不甚寬敞，但雕樑畫棟、飛簷瓦頂，頗具古色古香之感。由於是新蓋的，且每逢初一、十五，一個我稱為叔公的年老長輩都會來上香打掃，所以祠堂內不致凌亂不堪，加上數十人不分男女老嫩，分工合作，很快就把祠堂整理得乾乾淨淨。

到了上香祭祀時，三牲酒禮自然一應俱全，但同樣沒有分甚麼長幼尊卑，只准男丁參拜的習俗，誰人喜歡也可進香叩首。

雖已是元宵，但畢竟仍在正月，已婚的長輩給未婚的後輩紅包是很普通的。我尚未娶妻，自然「有資格逗利是」，可是兩個已婚，且有兒有女的後輩(雖說後輩，但看上去應有三十歲)也給我遞上兩個紅封包，這可叫我有點為難。不過仔細想想，若我再推搪下去，一旦成了僵局，只會令雙方更加尷尬，結果，我仍是訕訕地收下。

這已不算稀奇的事，最滑稽的莫過於彼此問候稱呼。當天到場的數十人，雖有著相同的遠祖，但早已分支成三房。大家的關係都很複雜，誰也不能清楚說出對方的稱謂，靠的只有「字輩」去分辨長幼次序。於是年長的，輩份比自己高的，都一律叫叔伯，平輩的，年紀比自己小的，也都稱兄道弟。大家均不去深究這樣的稱呼是對是錯，反正一年最多也不過只聽

一、兩次，甚至數年也不會聽到一回，當作一種禮貌或心意的表達那就行了。

經過一番清潔、拜祭後，接下來就是吃開年飯，在祠堂劃出空地筵開十席，特意請廚師為我們烹調。餸菜方面，什麼「發財好事」、「橫財就手」等，自是不缺，最特別的要算是盤菜。客家人的盤菜一般會把蘿蔔、咸肉、雞、鴨等十多種材料包羅萬有地混在一起烹煮，可說很簡單，因為只要把所有材料一併煮熟就成；但要令各樣材料配合無間，製成令人垂涎三尺的佳餚則絕非易事。這就好比一個家庭單是能夠吸納各方素材並非最困難，可以在網羅各方之長後，形成獨特家風，經得起歲月洗禮，融化成燦爛的文化和成就，方是境界至高。

吃盤菜時，或許會有一些細節、習俗需要留意，遵守，不過大家都只道一切從簡，不拘小節。因為在這樣的時間，在這樣的場合，幹著這樣的事情，可謂絕無僅有，所有的形式也不再重要，唯有歡歡喜喜地碰杯、談笑、大快朵頤，才最切合當時的氣氛。

回程時，我不禁想到近代個人主義抬頭，小家庭的觀念衍生，促成大家族聚居的傳統崩潰，但這是否標誌著現代人就可忘卻自己的根呢？隨著時代的轉變，或許在形式上我們已不可能完全依照傳統每一個細節把敬祖、重親的思想用行動表現，但尋根，追源的心應該歷久不變，且要代代相傳，直至千秋萬世！因為沒有過去，等同沒有我們。「數典忘祖」的人，憑甚麼立於天地之間呢？

